

書名 尚書註疏二十卷（十三經註疏所收）
撰者 漢 孔安國 傳，唐 陸德明 音義。
唐 孔穎達 疏
卷 卷十四
內容分類 經·書·唐
索書號 貴重-1
編號 A097700

[彩色首頁1](#)

卷十四

尚書註疏卷第一

漢孔氏序

唐孔穎達疏



尚書序釋文此孔氏所作述尚書起之特代弁正義
本史物非有名言擬形以道生物由名舉則凡諸流曰通
叙爲注之由故相承講之今依舊爲音
其言立名物有本形形從事著聖賢闡教事顯
物懷羣心書而示法旣書有法因號曰書後人
述遠自於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
書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是故存言以
書以記言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言
書言相生者也書者舒也書緯瘠纖
臨書言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固
也則書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固
皆是筆書者庶也以記庶物又爲著
是筆書者此獨稱書者以彼五經者得彰
是著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097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

[漢籍善本文影影像資料庫文本尚書註疏二十卷（十三經註疏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東洋文化研究所

30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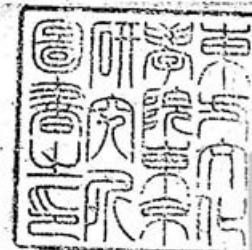
0 1 2 3 4 5 6 7 8 9 10

不許複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周書註疏卷第十四

漢孔穎達疏

康誥第十一

周書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傳滅三監以殷餘民封康叔傳以
三監之民國康叔爲衛侯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
卷之三。數叛之所由作康誥酒誥梓材

康誥

命秉叔之誥康折內國名叔封字子折具

卷之十一

11

衛侯則魯猶非七百里之封而秦以封于
里者康叔時爲方伯殷之圻內諸侯並稱之彼
謂摠言三監且其實地不方平計亦不能大於
魯也故左傳云宋衛吾匹也又曰寡君未嘗侈
衛君且言千里亦大率言之耳何者邢在襄國
河內卽東圻之限故以賜諸侯西山卽有黎貉
河濟之西以曹地約有千里也以此鄭云初封
於衛至子孫而并卽鄆也其地理志卽鄆之民
皆遷分衛民於卽鄆故異國而同風所以詩分
爲三孔與同否未明也旣三年滅三監七年始
封東叔則於其間更遣人鎮守自不知名號耳
周命康叔至封字○正義曰以定四年左傳
祝佗云命以東諾故以爲命康叔之諾知東圻
內國名者以管蔡郕霍皆國名則東亦國名而
在圻內馬王亦然惟鄭玄以康爲諱號以史記
世家云生康伯故也則孔以東伯爲號諱而康
叔之東猶爲國而號諱不見耳

成王至康誥。正義曰既伐叛人三監之
管叔蔡叔等以殷無民國康叔爲衛侯周
公以王命戒之作東誥酒誥梓有三篇之書也
其酒誥梓何亦成秉叔但因事而分之然康誥
戒以德刑又以化糴善酒戒次以酒誥卒若梓
人之治杖爲器爲善政以結之。○以三至主
之。正義曰此亭亦更上相顧爲首引初言三
監叛又言黜殷命此云旣伐管叔蔡叔言以殷
餘民沂內之餘民故云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爲
監侯然古字邦封同故漢有上邦下邦縣邦字
如其字此亦云邦康叔若分器亭云邦諸侯故
云國東叔并以三監之地封之者周公徵其數
數故使賢母弟主之此始一叛而云數叛者以
六州之衆悉末歸周殷之頑民叛逆天命至今
又亥據周言之故云數叛故多方云爾乃不
宅天命爾乃脅播天命以不從天命故云數也
蓋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周禮上公五百侯四百里
內軒有所不信費誓士云伯禽率七百里之內

惟三月哉生魄

周

公攝政七年三月始生魄月十六

日明消而魄生

也

謂月三日始生兆號名曰魄

周

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傳

初造

基建作王城大都邑於東國洛汭居天下土中四方

之民大和悅而集會

說反

如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

民和見士于周

傳

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侯服去王城千里甸服千五百里男服去王城二千里采服二

千五百里衛服三千里與禹貢異制五服之百官攝

率其民和悅並見卽事於周

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傳周公皆勞勉五服之人遂乃因大封命大誥以

道

周

公乃洪大誥治勞力報反

義

曰

言惟以周

攝政七年之三月始明死而生魄月十六日已未

晦

周公初造基址作新大邑於東國洛水之汭四方

之民大和悅而集會言政治也此所集之民卽疾自

男采衛

五服百官攝率其民和悅並見卽事於周

之

東國而周公皆慰勞勸勉之乃因大封命以東夏邑

南侯

大誥以治道

周公至魄生

正

義曰凡周

公攝政七年之三月者以洛誥卽七年反政而言

作新

邑營及獻卜之事與召誥參同俱爲七年此亦言作新

邑

是

提衛侯而封康叔五年營成洛邑七年制禮作樂

堂

位云晉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卽云廟度多

而天下大順又云六年制禮作樂是六年已有明堂

書

記後儒所錄書傳伏生所造皆孔所不用始生魄

基在洛邑而朝諸侯言六年已作洛邑而有明堂者

是六年已有明堂者

十六日戊午社于新邑之明日魄與明日反故云明而魄生○鑿初造至集會○正義曰所以初基者謂初始營建基址作此新邑此史總亭言之以爲此時未作新邑而以基爲謀大不辭矣○鑿此五至於周○正義曰男下獨有邦以五服男居其中故舉中則五服皆有邦可知言邦見其國君焉以大司馬職大行人故知五服服五百里禹貢五服通王畿此在畿外去王城五百里故每畿計之至衛服三千里言與禹貢異制也通王畿與不通爲異以此計畿之均故須土中若然黃帝與帝嚳居偃師餘非士中者自由當時之宜實仕土中因得而美善之也不見要服者鄭云以遠於役事而恒闕焉君行必有吉從卽卿大夫及七品亦主其勞故云五服之内百官率其民和悅卽事以土功勞事民之所苦也而鑿和悅見太平也而書傳云示之以力役其民猶至之尊之以禮樂乎是也○周公至洛道○正義曰

保以戊申至七日庚戌已云庶殷攻位於洛汭則殷先與之期于前至他周公以十二日乙卯朝至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此口當勉其民此因命而并之亭云郭康叔洪大也既大封命大誥康叔以治也鄭玄以淇爲代言周八代成王誥何故代誥而反誥王呼之曰孟侯爲不辭矣

王若曰孟

侯朕其弟小子封

鑿

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

爲孟侯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爲之言王使我命其弟封封康叔名子稱小子明當受教訓丁使

文王能顯用後德慎去刑罰以爲教首去羌呂反下欲法去疾

同下惟乃不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鑿

惟汝大明父

同不敢侮鯀冥庸庸祇祇威威顯民

傳

惠恤窮民不

慢謬天寡婦用可用敬可敬而可刑明此道以示民
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傳用此明德慎罰

之道始爲政於我區域諸夏故於一二邦皆以修治

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傳我西土岐周淮

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上聞于天天

美其治○怙音戶冒莫報反覆也聞布字徐又音問

天乃大命文王殪戎

殷誕受厥命

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大受妻

王命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授武王。殪於反

越厥凡

厥民惟時敘

傳於其國於其民惟是次序皆文王

乃寡兄弒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傳汝寡有之兄武

王勉行文王之道故汝小子封得在此東土爲諸侯

○勑許周王若至東土。正義曰言周公稱成王命玉及順康叔之德而言曰命汝爲孟侯王又使

我教令子弟小子封其所教命者惟汝大明德之父文王能顯用僕德慎去刑罰以爲教首故惠恤窮民不侮謬夫寡婦沉責強乎其明德用可用敬可敬其慎罰威可威者顯此道以示民用此道故始爲政於

我區域諸夏由是於我一二諸國皆以修治也上政既修我西土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

表聞于上天天美其治道以此上天乃大命文王以誅殺之道用兵除害于殷大受其王命三分天下而

有其二也其所受二分者於其國於其民惟是皆有

之道故受命克殷今汝小子封故得在此東土爲諸侯是文王之道明德慎罰既用受命武王無所復加

之勤勤以文王之德故也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

以爲雖行所以汝必法之。傳周公至敎訓。正義曰以日者爲命辭故曰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爲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爲之長者卽州牧也五侯之長五等諸侯之長也而左傳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彼謂上公之伯故征九伯而此孔以五侯亦方伯則四方者皆可爲方伯而此方伯自是州牧也康叔以母弟令德受大國封命固非卒及連屬也虞夏及周既有牧又離騷云伯昌作牧殷亦有牧伯四代皆通也非如鄭玄云殷之州長曰伯以稱小子爲幼弱故明當受敎訓故云使我命其弟爲親親而使我用戒故也此指命康叔爲之而鄭以總告諸侯依略說以太子十八爲孟侯而呼成王旣禮制無文義理驛曲豈周公自許天子以王爲孟侯者不可信也。傳惟汝至教首。正義曰以近而可法不過子之法父故舉文王也法者不過除惡行善故云明德慎罰也。傳惠恤至示民。正義曰用可敬卽明德也用可用謂小德小官敬可敬謂

大德大官刑可刑謂慎罰也。傳天美至武王。正義曰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者殞殺也戎兵也用誅殺之道以兵患殷文王以伐殷事未卒而言殺兵殷者謂三分有二爲滅殷之資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傳念我所以告汝之言今民將在祇邇

乃文考紹聞衣德言

傳

今治民將在敬循汝文德之

父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以爲政教。傳音聿又音述馬紹述也衣

如字糸往繫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

傳

汝往之國

當布求殷先智王之道用安治民汝不遠惟商者成

人宅心知訓

傳

汝當大遠求商家苟老成人之道常

以居心則知訓民。

音狗者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宗

民 傳 又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智王之道用其安

天爲順德則不見廢常在王命

王曰嗚呼封汝至王命○正義曰既

言文王明德慎罰之訓武王尚行之汝旣得爲君方別陳明德之事故稱王命而言曰嗚呼封汝常念我所以告汝之言哉今治民所行將在敬循汝文德之分布求於殷先智王之道用安治民不但法其先君父繼其所聞者服行其德言以爲政教汝往之國當汝又當須大遠求商家耆老成人之道居之於心卽知訓民矣其外又更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智王之道用其安者以安民卽古虞夏之道也人事旣然又闡大於天之道而爲順德又加之寬容則汝身不見廢常在王命

傳今治至政教○正義曰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者謂文王先有所聞善事令令康叔繼續其文王所聞善事被服而施行其德言以爲政

傳汝當至訓民○正義曰上云數求殷先賢臣大遠者備徧求之○傳又當至安民○正義曰以父兄乃所居殷外故云別求上只言適乃文考并言兄者以上云寡兄昂則以文武道同言文可以兼武故并言父兄也古先哲王鄭云虞夏也孔亦當然以上代與今事遠不可以同故言用其安者○傳大也其文王及殷古先哲王與天其道不異以前後聖迹雖殊同天不二也以康叔亞聖大賢治殷餘惡故使之用天德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瘞乃身不廢在王命

傳大于

痛瘞病治民務除惡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

行我言○桐音通又勑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

傳天德可畏以其輔誠人情大可見以小人難

安鬼

樂言匪又芳

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

傳

往當盡汝心爲政無自安好逸豫寃身其乃治民

○盡徐子忍

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

不懋

不在大起於小不在小小至於大言怨不可

爲故當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

音茂

已汝惟小子乃

服惟弘王應保殷民

傳

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德

政惟

弘大王道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之民衆

○應應對之應

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傳 弘王道

安殷民亦所以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爲民日新之教

累詰

王曰

嗚呼小至新民。正義曰所明而云行天人

之德者其要在於治民故言王曰嗚呼小子

一民爲善而除惡政當如扁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

一言哉所以去惡政者以天德可畏者以其輔誠故也

以民情大率可見所以可見者以小人難保也安之

既離其往治之當盡汝心爲政無自安好逸豫而寃

或繼

不其可以治民我聞古遺言曰人之怨不在事大

至大是爲民所怨事不可爲當使施順令不順者順

勉力而行令不勉者勉則其怨小大都消令汝消怨

者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德惟弘大王道上以

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民不但汝身所當行此亦惟

助王若居順天命爲民日新之教

○正義曰桐聲類於痛故桐爲痛也療病釋詁文以

瘡病在汝身以述治民故務除惡政如已病也戒之

而信敵故知敬行我言也鄭玄云刑罰及已爲痛病

其義不及去惡若已病也○天德至難安○正義

曰人情所以大可見者以小人難安爲可見故須安

傳

不至者勤。正義曰以致怨惡謂由大惡

之故云不在大起於小言怨由小事起不在小者謂爲

善

亦所以惟助王者言非直康叔身行有益亦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爲民日新之教謂漸致太平政教日日

益新他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

傳

歎而勑之凡行刑罰

汝必敬明之欲其重慎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

傳

小罪非過失乃惟終自行二自爲不

常用犯汝

○告所領反本亦作宥

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

大罪非終乃惟眚灾適爾旣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汝盡聽訟之理以極其罪是人所犯亦不可殺當

以罰宥論之

○宥于

王曰嗚呼封敬至可殺

此又云慎罰之義而王言曰以上既言明德之理故

行刑罰須明其犯意人有小罪非過誤爲之乃惟終

身自爲不常之行用犯汝如此者有其罪小乃不

不殺以故犯而不可赦苦人乃有大罪非終行之乃

惟過誤爲之以此故汝當盡罰獄之道以窮極其罪

是人所犯乃不可以殺當以一罰宥論之以詳說也卽

原心定罪斷獄之本

所以須敬明之也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

懲和

民旣服化乃其自勑正勉爲和若有疾惟民

其畢棄咎

化惡爲善如欲去之治之以理則惟民

其盡棄惡修善

○咎其九反

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愛

養人如安孩兒赤子不失其欲惟民甚皆安治

十一

非汝封刑人殺人傳言得刑殺罪人無或刑人殺

人無以得刑殺人而有妄刑殺非辜

三
鼻
百
人

學 剝截鼻刑截耳刑之輕者亦言所得行

所以舉輕以戒爲人輕
無或鼻耳人傳
則如志反
行之疏王曰嗚呼封有至刑人○正義曰以刑著政
政不可以濫刑而王言曰嗚呼封欲正刑之本要而
汝政教有次序是乃治理大明則民服惟民無服從
化其自勸正勉力而平和然政之化惡爲善善者無
而欲去之治之以理則惟民其盡棄惡而修善言重
養人若母之安赤子惟民爲善其皆安治爲政保民
之如此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

卷之三

得刑殺不可以得故而有濫刑人殺人無辜也。非
封又曰劓刑人無以得故而有所濫劓刑人之無
者也。○圖化惡至修善。正義曰人之有疾治之
理則疾去人之有惡化之以道則惡除。○圖愛養至
安治。正義曰既去惡乃須愛養之爲善人爲上至
則化所行故言其背安治子生赤色故言赤子。○圖
割截至得行。正義曰以國君故得專刑殺於國子
而不可濫。死刑卽墨劓刑宮也。劓在五刑爲截鼻而
有刑者閭官五刑所無而呂刑亦云劓刑易塗蓋上
九三何箠滅耳。劓玄以臣從君坐之刑孔意然否未
明。要育刑而不在于五刑之類言。又曰若周公述康叔
豈非汝封只目。言曰得劓刑人此又曰若述康叔之

諸侯奉王事。汝當布陳是法。司农其策。及此殷家刑罰。有倫理者。兼用之。列。又二要。因服念五六日。果魚。反。

至于旬時不繫要囚

傳

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

得其辭服膺思念五六日至於十日至於三月乃大

一斷之言必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

要於首反繫必

及篇末同王曰外事至要。正義曰言不鑿

覆芳服反王不但國內而王言曰若外土諸侯委

事以至汝汝當布陳是刑法以司牧其衆及此皆刑罰有倫理者兼用之周公又重言曰既用刑法

察囚情得其要辭以斷其獄當須服膺思念之五

六日次至於十日遠至於三月一時乃大斷囚之

辭言必反覆重之如此乃得無濫故耳。

傳言外土之用之正義曰外土以獄事上於州牧之官爲奉上

事汝當用刑書爲布陳是刑法爲司牧其衆故受而

聽之旣衛居殷墟又周承以殷後刑書相因故稱而

其有理者謂當時刑書或而正條而殷有故事可

用若今往無條求故事之也皇爲準限之義故名

傳陳是法事其刑罰斷獄用殷家常法謂典刑故

事。舜以支反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

傳義宜也

用舊法典刑宜於世養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之

心所安乃汝盡遜。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傳乃使汝

所行盡順曰是有入敘惟當自謂未有順事君子將

與自以爲不足已。沒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

心朕德惟乃知

傳已乎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

卷之十一

汝心最善我心我心惟汝所知欲真明成王所以

己之款

管
文
獻
志

卷之三

既涉
至

因思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二

明識此意也。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傳。凡民用得罪爲寇盜攘竊姦宄殺人顛越人於是以取貨利。○攘如羊反。究竟軌暨不畏死罔弗憇。○暨強也。自強爲惡而下所大惡疾。○疾亦惡並音同。害及顛輒於人以取貨利也。○強爲之而不畏死。此爲人無不惡之者。以此須刑範之故。當慎刑罰耳。○凡民至弗惹。○正義曰。言人所慎刑。攘竊於外姦宄而殺凡民三貨利。○正義曰。自由也。言所用得罪者由寇攘也。而爲之於外內。旣有劫竊其劫竊皆有殺有傷。越人謂不死而傷皆爲之。而取貨利故也。○暨強至絕之。正義曰。暨強也。暨盡庚巳。謂而此重詳之。以田此得罪當絕之。王曰。封元惡大。

慈矧惟不孝不友。大惡之人猶爲人所大惡。况不善父母不友兄弟者乎。言人之罪惡莫大於不孝。不

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孝心。爲人子不能敬

身服行父道而怠忽其業大傷其父心是不孝于父

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於爲人父不能字愛其子

乃疾惡其子是不孝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

於爲人弟不念天之明道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

能字厥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爲人兄亦不念

鞠子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是不友。六反。鞠居

惟弔玄

不于我政人得罪。惟人至此不孝不慈弗友不

不於我執政之人得罪乎道教不至所致。

弔

音的

天

與我民彝大泯亂。天與我民五常使父義毋慈。子

友弟恭子孝而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

弔

居

武

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當速用文王所

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無得赦。

弔

王曰

封元至

日以是所用得其罪不但寇盜王命而言曰封非於

骨肉之人爲大惡猶尚爲人所大惡之况惟不孝父

母不友兄弟者乎其罪莫大於不孝也何者爲人之

子不能敬身服行其父事而怠忽其業大傷其父

是不孝也於爲人父不能自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

不慈也於爲人弟不能念天之明道故乃不能恭

鞠

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存於
世也。在於凶德是也。以此言賊殺他人罪小於骨肉
而大於於親。則傷心大乃更矣。而爲人所罵殺害互相發起而可知也。○傳於爲至不惡曰王
義曰上文不言不慈意以不孝爲志焉。又當言義而
云下數子以父母子并爲善三多生而有
方之三父與母慈而由恭以義故雖義言不慈。正義曰善兄居三兄弟而
父慈子二。○傳於孟子之不孝。正義曰多生而有
此言不孝者五之三之之歸兄弟同倫故復言友達同
倫亦可矣。耳目口鼻蓋故因兄弟而分友達爲
二而言泰也。五教四左傳文十八年史克言胞弟於此
言天之委垂者父子天性不嫌非天明故於兄弟言
之因上竟言不孝先言子於父故此不友先言弟於
兄者舉字以見上下故此言天明見五教皆是卽差
經云則天之明。左傳云爲父子兄弟姻媾以象天明
是於天聖當然爲天明白之道。○傳爲人至不友。而
正義曰言亦者以兄弟同等而相亦所謂周書云父

其兄是不恭也爲人兄亦不能念推子之可哀哉
不友愛於弟是不友也惟人所能行以至此不孝
者豈不由我執政之人道教不至以得此罪乎
罪由教而致天惟與我民以五常之性使有恭
章用廢人莫大惡至不友。正義曰言將有作
亂五常者不可放也乃其疾用惡也。○
文王所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不可放也
又所大惡尤不孝父毋不善兄弟者乎孝經云三
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是也釋親云善父母而
孝元弟爲友下文不言母母同於父父子尊卑而
故共友名也○傳爲人至不孝○正義曰考亦通此
入子以述成父事爲孝怠憇其業卽其肯曰我有勞
不無憂故爲大傷父心卽是上不孝也則子不孝
事當輕於盜殺况以爲甚者此聖人緣心立法人莫
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謂而教
不緣身本於父母也自觀以及物天然之理故章

子兄弟罪不相及此文也不孝罪子非反於父之輩理所當然而周官隣保以此伍相及而趙商疑而發問鄭答云周禮太平制此爲居殺亂而言斯不然矣康誥所云以骨肉之親得相容隱故左傳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周禮所云據疎人相督率之法故相連獲罪故今之律令大功已上得相容隱鄰保罪有相及是也

不率大夏矧惟外庶子訓入

闕

夏常也

凡民不

循大常之教猶刑之無赦況在外掌衆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行乎八反夏簡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闕惟其正官之人於小臣諸有矜節之吏及外庶子其有不循大常者則亦在無赦之科乃別播敷造民大譽

弗念弗庸疎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憲

闕

沒今往之國

康誥

當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用我法者病其君道是汝長惡惟我亦惡汝

別被別反注

同汝長丁文反下同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

闕

汝乃其速用此典刑宜於時世者循理以刑殺則亦惟君長之正道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

虐天放王命乃非德用义

闕

爲人君長而不能治其

家人之道則於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爲威虐大放

棄王命乃由非德用治之故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

裕民惟文王之敬忘

闕

常事人之所輕故戒以無不

能敬常汝用寬民之道當惟念文王之所敬思而法之乃裕民曰我惟有及於古則我一人以此悅擇傳汝行寬民

音不率至以擇，正義曰言滅五常之害當除以亦正義曰言滅五常之害當除以子之官主於訓民惟其正官之人及於小臣舊有符節者並爲教首其心不循大常豈可赦也以人之須有五常汝今生之國乃當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用我法卽病其爲君之道是汝長爲惡矣以此惟我亦惡汝也已乎既惡不可爲汝乃其疾用此典刑宜於時世者循理以刑殺亂常能治其五教施於家人之道則於其卑小臣外土正官之吏惟爲威暴則爲酷虐大放棄王命矣如是乃由汝非以道德用治之故由此汝亦無得不能敬其

事汝用寬民之道當思惟念用文王之所敬畏而法之汝以此行寬民之政曰我願惟有及於古則我一人天子以此悅擇汝德矣汝惟宜勤之。傳憂常至怛乎。正義曰憂猶惜也言爲楷模之常故憂爲憲也述上凡民自得罪故言凡民不循大常之教也猶刑之卽上云刑茲無赦故也亦愚以兄智故言兄在外掌衆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乎卽周官云諸子文王世子云庶子也以致教諸子故爲訓人周禮諸子之官亦是王朝之臣言在外者對父子兄弟爲姓惟舉庶子之官者以其教訓公卿子弟最爲急故也鄭玄以訓人爲師長亦各一家之道也。傳惟其至之科○正義曰正官之人若周官三百六十職正官之首於小臣諸有符節者謂正人之下非長官之身下至將吏諸有符節爲教人之故故言有符節者非要行道之符節若爲官行文書而有符今之印者也以上况之故言不循大常亦在無赦之科矣在軍義曰言分別播布德教謂分遣卿大夫爲之教民使

善而已。已有善譽，是立民以大善之譽。○傳汝乃至正道。正義曰：此用宜於時，以刑殺上不循五常之道者，其君長對則大夫爲長，散則人君爲長，君而居之，是君亦與長爲一孝經對例，以長爲大夫耳。○傳爲道易有家人卦，亦與此同也。不行五教，爲不能治家，人之道，家人不治，則君不明，君既不明，則不察下，故則於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爲威虐，大放棄王命，非德用治，是不明爲臣德也。○傳常事至法之。正義曰：常事，常所行之事也。人見尋常，不爲異故，輕之而以爲戒。文王所敬忌，卽敬德忌刑，鄭云：祗威，威是也。○傳汝行至汝德。正義曰：寬則得衆，故五教在寬上，既言乃由裕民，此又豐之。汝行寬民之政，曰我惟有，反於古，卽古賢諸侯，汝惡我，則惡之。汝善我，則愛之。以此我一人，人悅擇汝德也。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傳明惟治民之道，而善安之。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

康詒

明惟治民

求。傳：我是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安治民爲來等。矧今民固，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傳：治民乃欲求

等殷先哲上光。今民無道，不之言從教也，不以道訓

之，則無善政。在

其國

○傳

王

曰

封爽

至

厥邦

○正義曰

所

以

令

汝

明

德

慎

人君當明，惟爲治民之道，而善安之。故我以是須汝

善

安

民

故

我

其

惟

念

殷

先

哲

聖

王

之

德

用

安

治

民

爲

來

等

殷

先

哲

王

之

道

而

寺

之

我

於

民

未

治

之

時

南

求

等

殷

先

哲

王

况

今

正

義

曰

以

慎

德

刑

爲

明

治

民

之

道

教

之

五

常

爲

善

富

而

擾

爲

安

也

鄭

以

迪

爲

下

讀

各

爲

一

通

也

○治

民

之

道

教

之

五

教

爲

不

循

五

常

爲

能

治

家

之

道

教

之

五

教

爲

不

能

治

家

之

道

教

之

五

教

爲

不

能

治

家

之

道

教

之

五

教

爲

不

能

治

家

之

道

教

之

五

教

爲

不

能

治

家

之

道

教

之

五

教

爲

不

能

治

家

之

道

教

之

五

教

爲

不

能

治

家

之

道

教

之

五

教

爲

不

能

治

家

之

道

教

之

五

教

爲

不

能

治

家

之

道

教

之

五

教

爲

不

能

治

家

之

道

教

之

五

教

爲

不

能

治

家

之

道

教

之

五

教

爲

不

能

治

家

之

道

教

之

五

教

爲

不

能

治

家

之

道

之

五

教

爲

不

能

治

家

之

道

教

之

五

教

爲

不

能

治

家

之

道

教

之

五

教

爲

不

能

治

家

之

道

微教不以正道訓民民不知道故無善政在其國爲無吉康也

王曰封事惟不可不

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

傳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

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欲其勸德慎刑

○說如字徐始

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秉同

傳

假令今天下

民不安未定其心於周敎道屢數而未和同設事之

言

令力至反數所角反

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

傳

明惟

天真以民不安罰誅我我其不怨天汝不治我罰汝

汝亦不可怨我

極紀力反

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

曰其尚顯聞于天

傳

民之不安雖小邑少民猶有罰

誅不在多大况曰不慎罰明聞於天者乎言罪大

五

王曰封事至于天正義曰以汝須善政在國令我

民安當爲政以慎德刑爲敎故王又命之曰封我惟

不可不可謂古義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欲其勤

德慎刑也假令惟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於周敎道

屢數而未和同明惟天其以民不安其罰誅我我其

不怨於天則汝不治是其罪我罰汝汝亦不可怨我

我以民之不安惟其罰之無在大邑無在多民以少

猶誅罰況曰爲君不慎德刑有上明聞於天是爲罪

大不可赦

傳

我惟至慎刑正義曰以數求殷先哲王爲已視古義也德由說而罰

斬王及罰求古先哲王爲已視古義也德由說而罰

須行故德之言說而罰言行也以事終而結上故云

德也口傳假令至之言正義曰天下不安爲總說

所以不安猶未定其心於周道屢數而未和同也時

以太和會故言假令設不和同事言耳

傳

明惟至

恕我正義曰顧氏云明惟天者言天明察在上見

傳

民不安乃以刑罰誅戮於我

傳

民之至罪大正義曰

義曰此德刑而直云不慎罰者政以德爲主不嫌
不明政失由於濫刑故舉罰以言之下言無作怨以
失罰爲罪大

王曰嗚呼

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

言當修已以敬無爲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

蔽時悅不則敏德

傳斷行是誠道大法敏德信則人

任焉敏則有功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

傳用是誠

道安汝心顧省汝德無令有非遠汝謀思爲長久裕

乃以民寧不汝暇殄

傳

行見政乃以民安則我不汝

罪過不絕亡汝

傳王曰嗚呼至暇殄。正義曰以罰

已以敬或無爲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而以

矣斷行是誠信之道大當法爲機敏之德用是信敏

者汝心顧省汝德廣遠汝謀能行寬政乃以民安則

我不於汝罪過而絕亡汝。

傳

日以誠在於心故決斷行之亦心誠而行敏爲見事

有善而須德法故云大法敏德也正以此二者以信

人任焉敏則有功故也論語文。

傳

者敏在誠下用之可知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

傳

一則得之行惡則失之汝念哉無我殄

傳無絕棄我言而不忘享明乃服命

傳

享有國士當明汝所服行之

命令使可則高乃聽用康乂民

傳高汝聽聽先王道

德之言以安治民

傳王曰嗚呼肆至乂民。正義曰與上相首引王命言曰嗚呼以

三、安則不汝絕亡之故汝小子封當念天命之不於常也惟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汝念此無常哉無

續棄我言而不念若享有國土當明汝服行之歎令檢可法高大汝所聽用先王道德之言以安治民也

封勿替敬典

傳

汝往之國勿廢所宜敬之常法聽朕

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傳

順從我所告之言卽汝乃以

殷民世世享國福流後世

傳

王若至世享○正義曰以須高聽治民故王命

顧其德而言曰汝仕之國哉封乎勿廢所宜敬之常

傳

法卽聽用我誥是卽汝如此則汝乃得以殷民世享

殷國而言不絕國

傳

亦言不絕國卽短長由德也又言王

若古者一篇終

傳

言之明於中亦有若也

酒誥第十一

周書

酒誥

康叔聖四殷民殷民化紂奢酒故以戒酒誥

○書市

傳

至酒誥

○正義曰以梓材云

志反

傳

至酒誥

○正義曰以梓材云

東屬之監則爲牧而

傳

言然康叔時實爲牧而所

戒爲居殷墟忙紂餘民不主於牧下篇云監監

傳

一也明監卽國君監一國故此言

亦指爲君言之也

傳

一州若大宰之建牧立監也

監民不言蓋

傳

一也明監卽國君監一國故此言

三若曰明太命于妹邦

傳

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順其

事而言之欲令明施大教命於妹國妹地名紂所都

翁歌以北是

○王若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成王

者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

三或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

後因爲諡衛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

也哉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示敢專從故曰未聞也妹叔馬云妹叔卽牧養之地始令勿今同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

傳

父昭子

文王采蘋穆將言始國在西土西土岐周之政。
周爲穆公劉爲昭慶節爲穆皇僕爲昭羨弗爲穆
幽爲昭公非爲穆高圉爲昭亞圉爲穆諸蓋爲昭
王爲穆王季爲昭文王爲穆政三傳宮之奇云大
伯巒冲大三之昭也懿仲懿叔三季之穆也又富辰
云管繫已下十六國文之昭止此一音昭空音竹律
反韻音授聲音張次誥志無祭無士越少正御事朝
流文大並音太

多同祀茲酒傳文三其所告與衆國衆士於少正官
事吏執夕執之惟祭祀不用此酒不常飲處音祕

少詩反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傳惟天下教命始令
我民知作酒者惟爲祭祀○爲于爲反下同天降威我民用
無非以酒爲行者言酒本爲祭祀亦爲亂行○惟行
注及下注戎之行同走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享傳於小大
之國所用喪亡亦無不以酒爲罪也疏王若至惟享
公以王命告康叔順其事而言曰汝當明施大教命
於妹國而戒之以酒所以頒戒酒者以汝父於廟次
豫考文王始國在西土岐周爲政也其誥慎所職衆
國衆士於少正官御治事吏朝夕勑之曰惟祭祀而
用此酒不常爲飲也所以不常爲飲者以惟天之下
敷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爲大祭祀故以酒爲祭

不主飲故天下威罰於我民用使之大爲亂以喪其德亦無非以酒爲行而用之故於小大之國用使之是喪亡亦無非以酒爲罪以此衆事少正皆須戒酒也是文王以酒爲重戒汝不可不法也。周公至北

是○正義曰此爲下之目故言明施大教命於妹國此妹與沫一也故沫爲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但妹

爲朝歌之所居也朝歌近妹邑之南故云以北是詩又云沫之東矣沫之鄉矣卽東與北爲鄉也妹屬鄘

行所都往妹又在北與東是地不方平偏在鄘多故也馬鄭王本以文沫三家而有成字鄭玄云成王所

之成道之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皆爲妄也。周父昭至之政○正義曰以穆連考故以昭穆言之

文王廟次爲穆以周自后稷以至文王十五世案世本云后稷生不密爲昭不密生鞠陶爲穆鞠陶生公

劉爲昭公劉生慶節爲穆慶節生皇僕爲昭皇僕生羌帝爲穆羌弗生興渝爲昭毀渝生公飛爲穆公飛

生高圉爲昭高圉生亞圉爲穆亞圉生出繼爲昭祖

紂生大王亶父爲穆亶父生季歷爲昭

子歷

生文王

周

文王

周

爲穆據世次偶爲昭也左傳曰大泊古夷仲大王之昭大王爲穆而子爲昭又曰虢仲虢小王季之穆亦

之季子爲昭而子爲穆與文王同穆也又管蔡鄒霍等

六國方曰文王之昭則以文王爲穆其子與武王

昭又曰鄧晉應韓武之穆以繼武王爲昭也將言

恭國在西土西土岐周之政者據今本先故言始爲

初始爲政然則居豐前故云西上欲將言道文王誥

恭庶邦以下之政故先本之云肇國在西土○周文

國卽衆多國君衆士朝也旣摠呼爲士則卿大夫

俱在內少正御治事以其卑賤更別目之朝夕勑之

丁寧慎之至也○周惟天至祭祀○正義曰世本云

儀狄造酒夏禹之臣又云杜康造酒則人自意所爲言天下教命者以天非人不因人爲者亦天之所使

故凡造立皆云本之天元紀者言酒惟用於大祭祀

見戒酒之深也顧氏云元大也洛誥稱秩元祀孔以

爲舉秩大祀大劉以元爲始誤也○周天下至亂行

正義曰民自飲酒致亂以被威罰言天下威者亦

周生流卷四

二十一

書說

如上言天之下教命令民作酒也爲亂而罪天理當然故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俗本云不爲亂行定本云亦爲亂行俗本誤也。於小至爲罪也。正義曰小大之國謂諸侯之國有小大也上言民用大亂指其身爲罪此言邦用喪言其邦國喪滅上文據謂貴賤之人此則專指諸侯之身故也惟行用酒惟罪身得罪亦互相通也。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

集

子民之子孫也正官治事謂下羣吏教之皆無常飲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集

於所治衆國飲酒惟

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

集

文王化我民教道子孫惟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聽聽祖考之彝訓越小

大德小子惟一

言子孫皆聰聽父祖之常教於小子

大德小子惟一

言子孫皆聰聽父祖之常教於小子

文

王至惟一

正

義曰前文王戒酒

爲亂所謀當重飲之則有滅亡之害此更戒之令以疾自將不可常飲故又云文王誥教貞民之小子喪於所治衆國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常飲酒也。又自中文王之教小子者不但身自教之又化民使自教其子弟惟教其民曰惟我民等當教道子孫小子令主也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矣以愛物則不然酒而损耗故也既父祖稟文王之教以化貞子孫而子孫能聰審聽用祖考之常訓言愛物以戒酒也不但民之小子爲然其於小大德之士大夫等亦皆能行文王之德以教其子孫故子孫亦聰聽之小子惟一而戒其酒莫泯及在位不問貴賤子孫皆化則至成長爲德可知也。小子至誠也正義曰知小子謂民之子孫者

以下文云我民迪小子又云奔走事厥考厥長故知
小子謂民之子孫也知有正有事非士大夫而云正
官治事謂下羣吏者以文與小子相連故知是正官
下治事之羣吏。傳於所至至醉○正義曰以述止
文內外雙舉此爲小子及民與士大夫可知真外宜
有國君故下云能戒康叔爲國之事故摠言衆國惟
於祭祀得飲酒猶以德自將無令至醉大傳因此言
宗室將有事族人皆入侍得有醉與不醉而出與不出
之事而以德自將無令至醉亦一隅之驗文王爲
諸侯而云衆國者文王爲西伯又三分有二諸侯故
得戒衆國也。傳文王至心善○正義曰以惟曰爲
教歸教言文王化我民愛惜土物而不預耗則不苦
酒故當勤種黍稷奔走事其父兄。長丁文反下注肇牽
心善交土嗣爾股肱純其執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
當勤種黍稷奔走事其父兄。長丁文反下注肇牽
官讀侯之長同肇牽

牽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農功旣畢始牽牛
載其所有求易所無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蓄養其
父母。賈音古牛亮反厥父母慶自勞腴致用酒其父母
善子之行子乃自索厚致用酒養也庶士有正越庶
伯君子其爾與聽月教衆伯君子長官大夫統庶
士有正者其汝常聽我教勿違祀爾大克羞著惟君
爾乃飲食醉飽傳汝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爲君矣
如此汝乃飲食醉飽之道先戒羣吏以聽教次戒康
叔以君義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傳我大惟

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爲考中正之德則君道成矣。○省悉
矣。井反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能考中

德則汝庶幾能進饋祀於祖考矣能進饋祀則汝乃能自大用逸之道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汝能以

進老成人爲醉飽考中德爲用逸則此乃信任王者正事之大臣。○任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傳言此非但正事之臣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佑之長不見忘在王家○疏士至王家○正義曰既上言文

當法文已斷酒之法故今往當使妹士之人繼繫股肱之教爲純一之行其當勤於耕種黍稷奔馳勞

供事其父與兄其農功旣畢始牽車牛遠行買賣用其所得珍饌孝養其父母以子如此善子之行子乃自洗潔謹敬厚致用酒以養此亦小子上物愛也又謂汝衆士有正之人及於衆伯君子長官大夫統衆士有正者其汝亦常聽用我斷酒之教勿違犯此汝乃爲飲食醉飽之道由須進行老成人故我大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所爲考行中正之德則汝庶幾能進是進行老成人惟堪爲君能考中德則汝庶幾能進行老成之臣如能進饋祀入神所助則汝乃能自大用逸之道如此用逸則乃信惟王正事之大臣即大正事大臣如此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佑助之長不見遺忘在王家矣可不務乎。○傳今往至父兄○正義曰以嫁士爲所封之都故言今往繼汝股肱之教既畢其教也言奔走者顧氏云勤種黍稷奔馳趨走也其教也言奔走者顧氏云勤種黍稷奔馳趨走也。○正義曰元首臣作股肱君倡臣行而由股肱故言其教也言奔走者顧氏云勤種黍稷奔馳趨走也。○正義曰若當農功則有所廢故知。○傳既畢乃行故云始牽車牛卽牽將大車載有易無遠知。

求盈利所得。而本不損故可孝養其父母亦愛土物之義也。○其父至酒養。正義曰以人父母欲家主之富者。若非盈利。雖得其養。有喪家資則父母所不善。今勸商得利。當而得養。所以善子之行也。○舊衆伯至違犯。正義曰衆伯君子統眾。二有正者。經云庶士有正者。戒其慎酒。從是至尊故先教子孫。乃及庶士衆百君子。○舊汝大至若義。正義曰立教是大能進德。民事可平。或爲之憂。雖得酒食不能醉飽。若能進德。民事可平。或爲之憂。雖得酒食不能醉飽。我大至成矣。○正義曰以聖人能饗帝孝子爲能。則吾道成矣。○舊能者王。亦有聽教即爲臣義。不過慎酒。進德爲君。則入治之已成。氏事可以無爲。故大用逸之道能。於祖考人愛神助。可以無爲。故祭神故考中德能。

上云飲食醉飽之道。鄭以爲助祭於君亦非是善樂也。以下然茲亦惟王據人事。是惟三正事。大本天理。故天順其大德。不見忘。○舊能者王。事者下氏子孫皆無幾在。○舊文正。謂輔訓往。國君又治事之臣大夫士與其民。我周家至于今能受殷王之命。此故不可不用其教。○正義曰此教輔也。徂往。

能用上教。不厚於酒。故我周家至于今能受殷王之命。○舊我西王。王曰封我西王之命。正義曰於此乃據言。不可

立以道輔訓往。○舊文正。謂輔訓往。國君又治事之臣大夫士與其民。我周家至于今能受殷王之命。此故不可不用其教。○正義曰此教輔也。徂往。

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

教不腆于酒。○我文王

在西土。○舊說年日。

事者下氏子孫皆無幾

輔也。以事已過故言往日。惡者酒不成其德故以斷酒常飲。據定上也。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

畏天顯小民

傳

聞之於古歟。先哲王謂湯。蹈道畏天明

著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

傳

能常德持智從湯至帝乙中間之三箇保成其王道

畏敬輔相之臣不敢爲非。

相息見反下同

惟御事厥棐有

恭不敢自暇自逸

傳

惟殷御治事之臣真輔佐畏相

之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自逸豫。

假遐嫁反

矧曰

其敢崇飲

傳

崇聚也。自暇自逸猶不敢况。敢聚會飲

酒乎明無也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

傳

於在外國

侯服甸服男服衛服國伯諸侯之長言皆化湯畏相

之德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室

傳

於在內

服治事百官眾正及次大夫服事尊官亦不自逸越

百姓里居

傳

於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

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教亦不暇

傳

自外服至里居皆

無敢沈湎於酒非徒不敢忘在助君敬法亦不暇飲

酒。

酒面善反

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

傳

所以不暇

飲酒惟助成王成王道明其德於三人之道必正身

敬法其身正不令而行。以受於殷文王之前，殷代也。令亦反辟扶正。惟湯之臣皆然。以至於小民，節能常德，治事之臣皆無性，居於上，蹈我間，以成湯之威也。又若可以必者，皆男衛國君之長，尊其輔，相道焉。故天威也。三君之會，於君有輔，明於古所聞也。正封我，曰封王，民不革也。是不百姓在羣飲也。敬自天子，則不私官內飲也。惟德者，由言之化，三既官內飲，則自至下道，不疾之酒恭。

周易

行成，小不合戰，姓服治於湯。

於下，明著加於小民，節能常德，治事之臣皆無性，居於上，蹈我間，以成湯之威也。又若可以必者，皆男衛國君之長，尊其輔，相道焉。故天威也。三君之會，於君有輔，明於古所聞也。正封我，曰封王，民不革也。是不百姓在羣飲也。敬自天子，則不私官內飲也。惟德者，由言之化，三既官內飲，則自至下道，不疾之酒恭。

文官百姓服據君地，得義王道。一說置
政以道正數。連六字。暇日豫在。將
知故除。傳事。舊常。德能常至。持智即上。
秉維云。六爲於卒。又故。所。非。能。常。至。
之亞。次。卿。服。在。牧。因。先。云。恭。百。至。
性。舉。大。次。卿。服。在。牧。因。先。云。恭。百。至。
張士。大。夫。有。事。自。是。爲。之。之。故。而。故。
宗者。大。夫。也。遂。見。恭。而。故。他。不。戶。
工。次。謂。大。言。而。衛。作。矣。亦。敢。也。正。迪。
讓。此。者。雖。及。百。正。在。殷。是。故。廢。爲。義。
上。經。爲。焉。士。言。不。事。宗。則。也。正。義。曰。
百。之。言。大。上。聚。于。三。三。之。集。畏。天。顯。
原。工。真。天。亦。正。義。言。采。目。以。敢。聚。相。
下。實。不。更。爲。宗。公。聚。故。當。故。公。卿。
伊。及。無。別。見。士。正。言。服。之。次。者。亞。
唯。正。言。服。之。

治職事尊官之致亦不自逸惟臣不爲官首亦助其每官之族也而與里居爲據故云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也。鳳目外至飲酒。正義曰自外服至里皆無敢沈湎也。御事云亦不暇不遠可知。君敬法遵潔下經也。我聞亦惟曰。

在人後嗣王醉身

傳

嗣王咎也

醉樂音各

厥命固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

傳

言紂暴

不可變易。

易以貳五

延往厥縱淫失于非彝用燕喪

傳

紂大淫其縱淫失于非常用

威儀民罔不盡傷之

傳

言紂暴

燕安喪其威儀民無不盡然痛傷其心。

縱子用反

注同

淫音溢

一又作逸亦作佚盡許力反。惟荒腆牛酒不惟自息乃逸

傳

言紂大

厚於酒晝夜不忘自息乃過差。

差初佳反

厥心疾

狠不充畏死。

傳

紂疾狠其心不能畏死言無忌憚。

狠

胡懇反

享在商邑

越殷國滅無罹

傳

紂聚罪人在都邑

天誕惟民怨

傳

紂不念發聞其德使祀見享升聞於

天降喪于殷因愛于殷惟逸

傳

紂衆羣臣用酒沈荒

天降喪于殷因愛于殷惟逸

傳

紂衆羣臣用酒沈荒

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亡於殷無愛於殷惟以紂

奢逸故。

聞音問

天非虐民惟民行惡自召罪

我聞至速辜

曰既言帝乙以上慎

酒以存故又言紂奢酒而滅我聞亦惟曰殷之在今

帝乙後嗣之謂紂王醉樂其身不憂於政事施其政

令無顯明之德於民所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

大惟其縱淫泆於非常用燕安之故喪其威儀民見

之無不盡然痛傷其心也

出日由惟大愛厚於酒晝夜

不念自止息乃過逸其內心疾害很戾不能畏死聚

罪人在商品而任之於殷國滅亡無憂懼也不念發

聞真德令之馨香使祀見亨升闡于天大惟行其淫

虐爲民下所怨紂衆羣臣往不聚用酒荒淫腥穢聞在

上天故天下喪亡於殷無愛於殷惟以紂奢逸故

非天虐殷以滅之惟紂爲人自召此罪故也。

聞言

封至變易正義曰施其政令於民無顯明之德

言

天唐殷以滅之惟紂爲人自召此罪故也。

聞言

所施者皆是閭亂之政也紂意謂之爲善所敬之所

安之者及其施行皆是害民之事爲民所怨紂之爲

惡執公至尚下以變易也

望紂大至其心正義

一曰變易為天子則天惟其繼

望皆用酒荒淫者解

經二十八年三月癸卯朔旦丁未丁未

望皆用酒荒淫者解

王二封丁不惟若茲多

望皆用酒荒淫者解

誥傳我不惟若茲多

望皆用酒荒淫者解

無於水監當於民監

古之貞聖有言人無於水監當

於民監視水見已形視民行事凡言凶

下及注同

今惟殷紂

今惟殷紂

無道墜失天命我其可不大監無不時

今惟殷紂

是王曰封予至于時。正義曰：觀陳殷之戒酒與嗜酒以致興亡之異，故詰之。王命言曰：封我不惟若此徒多出言以誥安而已，我自戒酒已。親行之於法之也，所以親行者古人有言曰：人無於冰監當於民監以水監但見已形以民監知成敗故也。以須民監之故，今則雖以爲戒撫安視，其天命我其可不大

子惟曰汝勤懋殷獻臣勤固也我

惟告汝曰：汝當固慎殷之善臣信用之。

○勤苦八反

侯甸

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集

侯甸男衛之國當慎接之。

況太史內史掌國典法所賓友乎？越獻臣百宗工矧

惟爾事服休服采集於善臣百尊官不可不慎。况汝

身事服行美道服事治民乎？矧惟若疇折父薄違農

父傳

折父司馬農父司徒身事且宜敬慎。况所順疇

咨之司馬乎？况能迫廻萬民之司徒乎？言任大○折

反父音甫薄蒲各反徐又扶各反違如字徐音回焉云違行也

若保宏父定辟矧汝

剛制于酒傳宏大也。宏父司空當順安之司馬司徒

司空列國諸侯三卿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况

汝剛斷於酒乎？

○辟必亦反

丁亂反

○

予惟至於酒。正義曰：殷之存亡既可以

爲監。若是故我惟告汝曰：汝掌堅固愛慎殷之善臣及侯甸男衛之君則在外尚然。况已下太史所賓友猶尚固慎。况汝之身事所服行美道服事治民而可不固慎乎？於已身事猶當固慎。况惟所敬順疇咨之折父能迫廻萬民之農父所順所安之宏父

此等大臣能得固慎則可定其爲君之道固慎大臣雖非急要尚能使君道得定尤又不能刪斷於酒乎善所莫大不可加也。○傳勤固至而之。正義曰勤固釋詁文將欲斷酒爲重故節文以相况恭訓爲慎言誠堅固謹慎皆敬而釋任之矣文通於下皆固慎大夫知者以下折父農父宏父是諸侯之國大史大夫。○傳勤固至賓友平。正義曰太史掌國六典依周禮治典教禮典政事事也內史掌八柄之國侯甸。正義曰於善臣卽上經殷獻臣也。傳於善至民男衛太史內史卽康叔之國之身事知服事是治民者民惟邦本諸侯治民爲事故也鄭玄以服休爲燕息之近臣。○傳於善至民封故云折父父者尊之辭以司徒。正義曰司馬主折農父也以司徒。馬征伐在乎閩外。○傳於善至任大。正義曰司馬主折農父也以司徒。萬民言近民事也。○傳於善至任大。正義曰司馬主折農父也以司徒。萬民言近民事也。

二皆任大。○傳宏大至酒乎。正義曰宏大釋詁文以司空亦君所順所安和之故。言當順安之諸侯之三卿以上有司馬司徒故知父是司空言大者以營造爲廣大國家之父因節文而分之乃摠之言司馬司徒司空列國三卿令摠擇其人而任之則弓道定元剛斷於酒乎爲甚之義也。其定辟摠上自據上也。三卿不才者以司馬征伐爲重次以政敵安葬民爲追廻者事務爲主故也。司徒言於明皆爲治民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傳其有誥汝曰而君所順也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傳盡執拘羣飲酒者以歸於京民羣聚飲酒不用上命則汝收溺之勿令失也。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傳盡執拘羣飲酒者以歸於京師我其釋罪重者而殺之。○盡子又惟殷之迪諸臣

惟工乃酒于酒勿庸殺之傳 又惟殷家蹈惡俗諸臣

惟衆官化紂日久乃沈湎於酒勿用法殺之。惡烏

各反

姑惟教之有斯明訓以其漸染惡俗故必三申法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汝乃不

若忽怠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憂汝乃不繫汝政

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疏

或至于殺為政莫重於斷酒故其有

人謂汝曰民今飲酒相與羣聚是不用上命則汝叔捕之勿令失矣盡執拘以歸於周之京師我其釋罪

重而殺之也又惟殷之蹈惡俗諸臣惟其衆官化紂

日久乃面於酒勿用法殺之以漸染惡俗故三申

法令且惟教之則汝有此明訓可以享國汝若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天子不憂汝不繫汝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不可不慎。盡執至殺之。正義曰言則故爲京師但飲有稀數罪有大小不可一皆盡殺執知擇非重者殺之。又惟至殺之。正義曰法有張弛則出於之諸臣染紂之惡俗日久或不可即殺其僚友之臣亦升紂之舊臣乃羣聚飲酒恐曾長昏亂故稱群事者殺之深意不同故殺否有異觀以其至享國。正義曰禮成於三故必三申法今有此明訓懶上之辭故得享國。汝若至之罪三義曰汝不用我教辭則不足以憂念故惟我一人不憂汝不繫汝之政事事惟穢惡不復教之使潔然辭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怒傳

乃使也勿使汝士民之吏酒於酒言當正身以帥汝當常聽念我所情而篤行之勿辯乃司民酒于酒



民師王曰封至于酒。正義曰以戒酒事終故結之行之勿使汝主民之吏若宰人者沈濁於酒當正身以帥民

梓材第十三

周書

梓材

告康叔以爲政之道亦如梓人治材。音子

本亦作杼馬云古作梓字治木器曰治上器曰陶治金器曰冶

義曰此取下言若作梓材既勤撲斲故云爲政之道如梓人治材此古杼字今文作梓梓木名有繙田作室乃言梓材三種獨用梓材者雖三者同喻田在於外室總於家猶非治事也

取梓材以爲功也因成德刑與酒事終吉治人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

言當用其衆人之

賢者與其小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之政

於國

器文暨其以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汝當信用其臣

以通王教於民言通民事於國通王教於民惟乃國

君之道汝若相越曰我有師師

汝惟君道使順常

於是曰我有典常之師可師法司徒司馬司空尹旅

曰予罔厲殺人

言國之三卿正官衆大夫皆順典

常而曰我無厲虐殺人之事如此則善矣亦厥君先

似有器而
結之故也

敬勞肆徂厥敬勞

書畫卷十四

往治民必敬勞來之。○勞力報互同來力代互

○勞力報

肆往姦宄殺人

冗之人又殺人賊所過歷之人有所寬宥亦所以敬勞之音。冗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聽訟折獄當務從寬恕故往治民亦當見其爲君之事察民以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見如字徐賢遍反戕敗徐王曰至人宥○正義曰王曰封汝爲政當用其衆人之賢者與其小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等大家之政於國然後汝當信用其臣以通達王教於民惟乃可爲國君之道汝爲君道故當使上下順常於是曰我有典常之師可師法是君之順典常也其下同徒司馬司空國之三卿及正官衆大夫亦皆順典常而曰我無虐虧殺人之事是使臣之順常也如此君臣皆能順常則爲善矣爲君之道非但順常亦須敬勞之故云亦其爲君之道當先敬心以愛勞民故汝往治民必敬勞之又以民須敬勞之故汝往之國詳察其姦先及殺人之人二者所過歷之人原情不知有所寬宥以斷獄務從寬故汝往治亦當見其爲君之事而民有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此亦爲敬勞之也。言當至於國○正義曰以用也暨與也言用通厥臣可用明此皆賢與良也厥臣文在大家之上故知小臣也言用之者旣用其言以爲政又用其人以爲輔本之得大家所用統之即君所遣也以大夫攝家對士庶有家而非大故云大家卿大夫在朝者都家亦卿大夫所得邑也又公邑而大夫所治亦是也用此以行政令上達於國使入君知之也卽是庶人升爲士又用庶入達在官者小臣亦得進等而用之周禮有都家之官鄭云都

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色家謂大夫所食采地傳以大家言之總包大臣故言卿大夫及都家之政卿大夫之政謂在朝所掌者都家之政謂采邑所有政事二者並當通達之於國故連言之。汝當至之道正義曰言汝當信用臣卽信用卿大夫及都也人君上承於王下治民事故交通其政惟乃國君之道而已鄭以於邑言達大家於國言達王與邦君王爲二王之後卽亂名實也。汝惟至師法義曰卽上民事王教通於國人是順常也故總上惟邦君言汝惟君道使順常也典常可師卽順常也。言國至善矣。正義曰此連上蒙若恒之文故云國之三卿正官衆大夫皆順典常也不言士從可知也此曰予罔厲殺人所謂令康叔之語但在臣下宜爲此也以上令下行行之在臣故云無厲虐段人之事互明君及臣皆師法而無虐。亦其至來之亦須敬勞故往必敬勞卽論語云先之勞之是也。正義曰亦其爲君之道者爲邦君之道非直順常亦須敬勞故往必敬勞卽論語云先之勞之是也。

仲尼

以民至勞之。正義曰上文無罪敬勞此惟新舊者原情免宥亦敬勞也其實姦宄不殺人者殺人是姦宄但重言而別其文姦宄及殺人二者並是威害自當合罪不可寬宥其所過歷之人情所不知委譯察寃者以爲敬勞之。聽訟至宥之。正義曰以言者立於無過之地使物不失其所故宥罪原情當見斥爲居之事與上研君終始相承於姦上言建在此亦以罪事往可知也言宥明情亦可原故知敗人也。王營監厥廟爲民。言王者開置監官其治無得相殘傷相虐殺至於敬養寡弱至於存恤妾婦和合其功用大道以容之無令見寃枉。屬婦上音

無得相殘傷相虐殺至於敬養寡弱至於存恤妾婦和合其功用大道以容之無令見寃枉。屬婦上音

謹工曹吏劉工銜反下同

于爲吏主同治直吏反

曰無胥

也令力至更篇末同寃紂元反一本作以寃王者其效實國君及於御治事者知其教命所

施何用不可不勤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傳

能長養民長安民用古王道如此蓋無所復罪當

務之

○恬田廉反亦反

所以教勞者以王者開置監官

其治主爲於民故也以此當教民曰無得相傷殘無得相虐殺而爲重害也何但不可爲重害民之相於當至於教養寡弱至於存恤屬婦合和其教用大道以袒容無使至冤枉所以如此者以王者其當教實國君及於御治事者惟須知其教命所施何用知其善惡故不可不勤也所效實若能長養民長安民用之○

國君

王之道而治之如此爲監無所復罪汝當務

當教至冤枉

○正義曰以言曰故知當教民

也殘謂不死虐甚則殺故二文也經言屬婦傳言參婦者以妾屬於人故名屬婦此經屬婦與寡弱爲例則非關嫡婦也何者妻子是家中之貴者不至冤枉故也○王者至不勤○正義曰以君臣共國事故并效御治事而知其所施則下不得爲非卽是王使存省侯伯監治是也故不可不勤

惟曰若

稽田既勤敷畝惟其陳修爲厥疆畎

傳

言爲君監民

惟若農夫之考田已勞力布發之惟其陳列修治爲其疆畔畎壟然後功成以喻教化○蓄側其反畎工犬反若作

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堅茨

傳

如人爲室家已勤立

垣牆惟其當塗堅茨蓋之○垣音袁墉音庸馬云卑

說文云仰塗也廣云塗也馬云卑色一音故愛反茨徐在私反

若作梓材既勤樸斲

惟其塗丹覆

爲政之術如梓人治材爲器已勞力

三十七

樸治斲削惟其當塗以漆丹以朱而後成以言教化

亦須禮義然後治。

樸晉角反馬云未成器也斲丁

丹也說文云讀與霍同

郭反字林音同

言王者所以效實國君爲

政之事故此言國君爲政之喻惟爲監之事曰若農

人之考田也已勞力偏布蓄而耕發其田又須惟其

陳列修治爲疆畔畎畝以至收穫然後功成又若人

爲室家已勤力立其垣墉又當惟其塗而墮飾茨蓋

之功乃成也又若梓人治材爲器已勞力樸治斲削

其材惟其當塗而丹漆以朱曠然後成以喻人君爲

政之道亦勞心施政除民之疾又當惟其飾以禮義

使之行善然後治。

傳爲政至後治。正義曰此三

者事別而喻同也先遠而類疎者乃漸漸以事近而

切者次之皆言旣勤於初乃言修治於末明爲政收

益因前基而修使善垣墉故也皆詳而復言之塗

皆云其事終而考田止言疆畎不云刈曠者因以一

塗而陳修終至收成故開其初與下二文互連二文

告言數卽古塗字明其終而塗飾之其室言塗堅

亦塗也不是以物塗之該謂蓋覆也眾言塗丹曠塗

丹皆飾物之名謂塗丹以朱曠曠是彩色之名有青

色者有朱色者故鄭玄引山海經云青丘之山多有青曠此經如是朱者與丹連文故也

今王惟

曰先王旣勤用明德懷遠

言文武已勤用明德

懷遠爲近汝治國當法之

矣音近也庶邦享作兄弟方

來亦旣用明德

衆國朝享於王又親仁善鄰爲兄

弟之國萬方皆來賓服亦已奉用先王之明德

直遙

後式典集庶邦不享

君天下能用常法則和集

又

后式典集庶邦不享

君天下能用常法則和集

衆國大來朝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肆

傳

大天已付周家治中國民矣能遠拓其界壤則

於先王之道遂大。付如字馬本作附拓音託

王惟德用和懌先

後述民用懌先王受命

傳

今王惟用德和悅先後天下

下迷愚之民先後謂教訓所以悅先王受命之義。

音亦字又作斂下同先悉薦反注同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

傳爲監所行已如此所陳法則我周家惟欲使至於

萬年承奉王室。監古陥反

子子孫孫永保民

傳

又

欲令其子孫累世長居國以安民

傳

今王至保民正義曰此戒康

叔已滿三篇其事將終須有摠結因其政術言法於
明王上下相承資以成治故稱。子者王命惟告汝曰
先王文武在於前世已自勤用明德招懷遠人使來
以爲親近也以明德懷柔之故。下國朝享於王又相
親善爲兄弟之國萬方皆來賓服亦已化上奉用先
王之明德矣是先王行明德下小行明德以從之而
可法也先王既然凡爲君以君天下者亦如先王用
常法則和集衆國使之大來朝享亦須同先王用明
德也君天下者當如此今大天已付周家治九州之
中國民矣周家之王若能爲政用明德以懷萬國遠
拓其疆界土壤則先王之道遂更光大以此今王須
大先王之政惟明德之大道而用之以此和悅而先
命使之遂大之義故也是明德不可不務故我周王
後其天下迷愚之民使之政治用此所以悅先王受
命亦行之汝爲人臣可以不法乎當法王家勤用明
德治國也汝若能法我王家而用明德是爲善不可
加因歎云已乎如此爲監則我周家惟曰欲汝至於
萬年惟以承奉王室令其子子孫孫累世長居國以

安民○傳言文王法之。正義曰言先王知謂文武
也夾者是人左右而夾之故言近也。傳衆國至明
皆和協親仁善鄰左傳文以先王用明德於下之所
行今亦奉用爲亦先王耳。傳大天至遂大。正義
曰肆遂也申遂故爲大越遠也使天下賓服故遠拓
界壤以益先王故爲遂大也。傳今王至之義。正
義曰言用德亦是明德也先後若詩云予曰有先後
謂於民心先未悟而啓之已悟於後化成之故謂教
訓也先王本欲子孫成其事今化天下使善是悅先
王受命其和悅先王卽遠拓
疆土悅其受命卽遂大也

註疏卷第十四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